

一部充满凄婉柔情和淡淡悲凉的纯文学精品

竹林作品

人间大爱系列之二

执手爱在人间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人间大爱系列之二

挚爱在人间

竹林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挚爱在人间 / 竹林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10

(人间大爱系列)

ISBN 978-7-5391-4494-8

I. 挚... II. 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8805号

挚爱在人间 / 竹 林 著

选题策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葛 勇

邓 滨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75

书 号 ISBN 978-7-5391-4494-8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公司调换)

“爱的三部曲”：竹林的“人间大爱系列”

(代序)

—

作为知青文学第一人，竹林是在茅盾、韦君宜、冰心、萧乾等文学前辈直接关怀下成长的作家，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多年前就进入了文学史。当年，《生活的路》出版后，一纸风行，领銜潮流。之后创作不辍，佳作迭出，在文学的多个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比如，她的另一部“知青文学”《呜咽的澜沧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老一辈作家胡秋原、萧乾等人的高度评价，还在台湾出版了精装本和研究专集，在加拿大被那里的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女巫》出版后，也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到现在已经出了多个版本。《挚爱在人间》发表后，获得了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尔后，她又开始转向“青春文学”创作，经过“跨世纪”地努力，接连推出《灵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门昨夜归》两部作品，后者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并引起对“青春文学”走向的热烈讨论。

但是，正如东方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淳子女士所说，竹林绝对不是一个属于社会型的知识分子，不会作秀，因此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很容易被公众无意或有意地遗忘。徐坚忠先生说她是

上海作家中的隐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时代的大潮只能冲走表面的泡沫,不能冲走坚实的河床部分,她总是不断地以自己的作品引起大家的关注。因此,新浪网作家频道称她为“传奇作家”。其“传奇”的意思可能是指一个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特殊性,也可能是指他的成就和声誉严重不对称,似乎一个几乎会被世俗和商品时代彻底淹没的人,却屡次浮出水面。

二

竹林“生活的路”或许是曲折的、艰辛的,但对她“创作的路”而言,未必不是一种锻炼、一笔财富。综观竹林的创作,从儿童文学到散文,从小说到纪实文学,无不包含着自己的童年记忆、个性气质、艺术追求、人生思考、社会理想,同时,大师与前辈对她的影响也深蕴其中。

“母爱、童心、大自然”是冰心“爱的哲学”的核心部分,在竹林那里得到了全面继承,并有了新的内容。“爱亲人”,包括母爱、父爱、家族关怀,是竹林爱的起点;爱世人,关爱那些最需要关爱的人,如善良的弱者——他们往往是妇女、儿童,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弱势地位的妇女和缺乏父爱、母爱的儿童,等等,则倾注了她最多的感情。与个性气质有关,也与自己多年工作有关,竹林的创作,尤其是儿童文学、青春文学的创作,始终对大自然、茫茫宇宙、未知世界,充满着儿童甚至是人类早期原始思维的好奇心理。在她眼里,“万物有灵”,天地人神无不有尊严,无不有魅力。现代社会,科技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人类的基本困惑,如人类从何而来、向

何而去、为何存在、怎样活着等,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没有资格对大自然妄加裁决。因此,竹林作品中的那些灵异事件、科学幻想、悬疑情节等,不仅仅是文学技巧、结构艺术、小说材料,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价值观。

或许有相似的童年记忆,竹林与萧乾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感受得特别深刻。作为一个女作家,竹林对“寄人篱下”的屈辱感受得更加细致、深刻,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在萧乾的同类作品里,主人公对亲情表现得要决绝一些。而在竹林这里,主人公从来没有对亲情绝望,反而充满了更大的期待、更多的感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而女性主义写作在当代文学里,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女性主义写作倡导者认为的那样,女性主义写作不等于“女人写”。反过来也是如此,女作家的创作未必都是、必须都是“女性主义写作”。在中国女性主义写作越来越趋向自我关怀、自哀自恋的时候,社会关怀将是一个发展方向。竹林的创作正是如此,她从来都坚持现实主义,坚持社会关怀。正像张炯、严家炎、何启治、谢冕等人所说的那样,竹林的小说有政治关怀、文化思考、人性探索,紧扣时代,紧扣中国现实和历史。作为女作家,她的视点从来没有离开过女性,但从来没有局限于女性,这是她对当下女性主义写作的超越之处。这似乎很不时髦,但是只要能正确、正常地揭示中国经验,解释中国现实,实现文学的目的和功能,不时髦又有何妨。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的文体探索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如何表现中国经验、解释中国现实的起点,我们终于体会到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道理。

三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27年,面对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但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有意义。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心灵环境依然备受污染。文学的力量首先作用于人的心灵。因此,在对这个世界怀有大爱的竹林那里,宣扬爱是她一贯的文学主题之一。

竹林的这套“两岸人间系列”包括三部长篇,分别是《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天堂在人间》。从文体上说,它们一为报告文学,一为纪实小说,一为虚构小说;从主题上说,三部作品既是统一的,又各有侧重。《净土在人间》讴歌的是人间博爱,《挚爱在人间》抒写的是亲情挚爱,《天堂在人间》表现的是人性真爱。

《净土在人间》主要讲述台湾证严法师建立慈济、播撒人间大爱的事迹。证严法师出身富家,天资绰约,秀外慧中,本可锦衣玉食,享受人生,但她心存善念,与佛有缘。她立志出家,将自己献给了更为广大的世界,化小爱为大爱、博爱——爱世界、爱世人。她点滴做起,身体力行,从五毛钱起家,到建立遍及全球的庞大的慈善事业,一步一个脚印地感动着这个世界,改变着这个世界。现在,台湾每十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慈济会员;全世界每一次大的灾难中,总能看到慈济人的身影,这其中也包括祖国大陆。慈济人身体力行着真善美,也引导着真善美的传递:从接受别人的奉献,到奉献别人,直至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净土在人间》告诉我们,“净土”并不在遥远的天国,也不是在未来,净土在人间,在每个人的心间,每个

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善念、美行，去开辟，去创造。

《挚爱在人间》讲述的是被海峡分隔数十年的一对父女从相逢、相别再到永诀的故事。小说以纪传体的形式和意识流的手法，在父女重逢的雨中、路上和家里，巧妙地穿插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苦难、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故事是真实的。在特定的历史年代，这样的故事也许很普通、普遍，然而叙述者刻骨铭心的心理体验，将苦难的女儿没有爱、渴望爱、拥有爱到失去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没有爱的悲哀，刻画得惊心动魄。“挚爱”是双向的，既有女儿对父亲的依恋，也有父亲对女儿的深爱；“挚爱”又是多层次的，爱亲情，更爱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父亲在海峡的那一边，几十年来对女儿、对母亲的牵肠挂肚，全部包含在对故土的深爱之中；“挚爱”的体现方式还是多样的，女儿对父亲的爱是无比的依恋，在重逢时却如此坚强，没有任何抱怨；父亲对女儿的爱是深沉的，却表现得严厉而琐碎。爱的反面是没有爱，在女儿林男成长过程中，她所遇到的艰难、险恶和虚伪的人生情境，多次将她推向异常危险的人生边缘。然而，正是没有爱的悲哀，才衬托出了人间有爱的无比珍贵，正是人间仍旧有爱，才让她一次次度过难关，坚实地成长。

九寨沟、黄龙是旅游胜地、人间天堂。那里的奇峰怪石、绿草红花、水云变幻，无不充满着神秘和诱惑，但是这一切如果与人的生命和情感无关，那它们也只是冰冷的物理现象，算不得真正的天堂。《天堂在人间》讲述台湾电脑公司老板许云龙和四川某高校教授陈松林以及女作家如蓝一行，结伴旅游，经历了种种试探、误解和挫折之后，各自找到所爱的故事。小说通过女研究生李星和女秘

书沙沙天真而清浅的视角,揭开层层迷雾,发现了一个凄艳而浪漫的“革命加恋爱”的故事。原来,许云龙是故地重游,寻找失散在大陆多年的女儿,当然,他也是在寻找一段失落的爱情。在寻找自己的亲情过程中,他遭遇了昔日的情敌和忘年的爱情。他与古龙虽未相逢,但一笑泯恩仇,而他,则又化爱情为亲情,错认李星为女儿。爱有真假之分,亦有对错之别。如果说,李星喜欢自己的导师,并转而喜欢承诺让她出国的许云龙,有很大的虚假成分,那么,许云龙喜欢李星,并认她为自己要寻找的女儿,自然是错爱:她错过了自己真正的女儿如蓝。然而,正是假爱和错爱,成就了真爱的传奇。已经四十多岁的如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在父亲临终的那一刻,赶到了他的身边。虽然父女俩已经没有机会相认,但是,血肉相连的冥冥通感超越了语言,在他们伤别离的刹那,感受到了团聚的极乐。这个时候,人间终于成为了爱的天堂,天堂在人间。

“两岸人间系列”因此可以称为“爱的三部曲”,博爱、挚爱和真爱超越了政治、国族、信仰、贫富、时空等隔膜和局限,沟通了小我与大我、个人与世界、亲情与爱情。它形象地说明,“爱的哲学”并非抽象无力、凌空高蹈,而确实能够实实在在地对世道人心产生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大陆和海峡对岸天各一方的今天,只有爱才能跨越中华民族之间因社会政治造成的隔阂,化解昔日的怨恨,连接两岸的亲情人心,构建一个和谐繁荣的民族大家庭。

许道军

2008.9 上海大学

一阙悲怆协奏曲

萧 乾

《挚爱在人间》出台湾版时，曾用我致作者的一封短札作为代序。这次出大陆版，出版社坚持要我为此书写篇序。由于这本书确实曾在一些地方深深触动了，那么就从这一点开始吧。

触动我的是此书女主人公林男早年的凄凉身世与我在生命开始时那段日子的近似。

我是遗腹子，早年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十岁之前，还有位不常见面的寡母——为了养活我，她得出去当佣工。她去世之后，我这孤儿就更加挨打受骂，并且成天眼睁睁地望着有妈的堂弟在同一屋顶下过着另一种生活。幸而当时有位慈祥的老堂姐为我缝缝补补，给我温暖。十六岁上，我是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才同堂兄决裂出走的，所以三十年代初我开始写小说时，萦绕脑际的总是“篱下”呀、“矮檐”呀，那样的题材。1933至1934年间结识了巴金之后，才在他那“要走出个人小天地”的指引下，开始摆脱了恩怨的黑圈。

林男的童年比我的惨。她生身父母都不见了踪影，而相依为命的“奶奶”（也并不是亲的）一死，她就孑然一身了。但在寄人篱下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同的，而同样刺痛她的也是跟有多有妈者的强烈

对比。人家是宝贝疙瘩，而自己低声下气地侍候，还不断挨训斥。插队按理说应结束了林男的这种在家庭里当“次等成员”的日子，可就在临离开城市时，还看到有爹妈的知青亲人前来送别的热烈场面，心里又难堪起来，只好兀自拎着行李冷冷清清地踩着残雪黯然上路。

在竹林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她的作品基调与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有近似之处，指的可能是人物悲剧性的命运。读《孽》的前半部写林男幼年生活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二十年代我读新西兰女作家曼斯斐尔德的小说《小妞儿》的情景（当时的译者是徐志摩，九十年代文洁若重译了，收在台湾志文出版社为她出的《曼斯斐尔德小说集》中）。女主人公小妞儿并不是孤儿，然而她有个严厉冷酷、动不动就揍她的父亲。住在紧隔壁的一家有五个孩子，他们的爸爸慈祥、幽默而且好性子。当小妞儿瞥见隔壁的爸爸在同孩子们笑嘻嘻地玩捉迷藏时，对比之下，小妞儿呜呜地哭了。而1926年夏天，当我由雇用我的北新书局老板派往北大红楼图书馆去抄那篇小说时，我的泪水竟也把稿纸淹湿了一大片。在被歧视者的心目中，这种情景的反差所给予的痛苦，比现实生活中在待遇上的悬殊更加痛切、扎心。

竹林不但很早就写了“抬不尽的土，爬不完的坡”的知青生活，而且在《女性——人》（即《呜咽的澜沧江》）以及《孽》中，她都有力地控诉了一时掌握轻重活分配权以及回城大权的官儿们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威”，对女知青施加的摧残——时髦一些说，就是“性骚扰”。她的有些描述也把我带回到六七十年代之间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对她更加不幸的是，这种欺凌、讹诈和骚扰并未随着回城而告结束。她面临的依然是压制、陷害和更加沉重的打击，以致她回了城，当上了干部，却反而一度曾要去买安眠药自杀。她写尽了当时

见官之难以及见了之后听到的空洞八股。甚至在全国文艺界领导点名奖掖了她时,掌权者还不惜用种种办法继续扼制她。

《犖》中所描绘的是个文弱女子,但也是个既有才华又勤奋好学、并且坚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子。“我是一只夜间奋飞的小鸟。小鸟飞上了枝头,就成为猎人的目标了。”然而她也并没把现实涂成一团黑。书中描写了一些热心肠的善良人。在困境中,她往往会遇到福星。

这部由《等待》到《永诀》十五大段组成的大型传记体散文,从始至终都徘徊在现实与回忆之间,忽而今忽而昔,仿佛零零碎碎,其实结构相当谨严。开头是女主人公林男在机场上与在她襁褓中就去了台湾的生父的重逢,然后父女先到林男在嘉定的“工房”,接着就一道前往苏北老家拜祖坟。最后,这位原就患有不治之症的生父回台湾之后不久,就突然辞世。全书以这段奇特短暂而又深挚的父女情为经,以林男幼年以及她这位传奇性的生父去台之前在大陆的生活为纬,构成了这阙悲怆协奏曲。它既描绘了海峡两岸的骨肉情,又写出女主人公林男由孤女而知青,由编辑而作家所走过的艰苦历程。

“犖爱”这里指的不仅仅是父女之间的感情,这里还包含着这位来自海峡彼岸的游子对故土的深厚感情。当年这个苏北小伙子十三岁就由一位好心的陌生人手里接过两块大洋,去上海闯天下。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恨透了侵略者,还有过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这条硬汉子一生永远向前看,不为过去的事伤感。他的人生哲学是“活一天就要拼命干一天”,绝不让旁人同情他。他清楚自己已经没几年好活了,但是为了让台湾人通过文学了解大陆人的思想感情,并跟踪探讨“五四”文学的发展,他在那里创办了一所专门从

事研究大陆当代文学的机构。他虽然身在台湾，心却依然留在大陆。一来到生他养他的苏北故土，游子的怀旧之情就跃然纸上。他指着茅针和苜蓿等路边的野草考问着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深深地表露出他对故乡的熟稔和依恋之情。

这原是一个沉重的题材，但作者还不时跳出来写，写得轻松幽默。在《温馨》那一章里，描写来自台北的父亲嫌女儿的沙发太破时，林男怪爸爸身子太重，而她爸则反问：“是我坐沙发还是沙发坐我？”在行路困顿中，她自言自语地对树木说：“树啊树，你让我在你怀里靠一会儿，只一会儿——一小会儿吧！”在描写水库工地上工人喝粥吃面条时，说“那是世上最美妙的音乐”。

林男显然继承了她生父那股硬汉子劲头。在写完七十至八十年代“从埋葬自我到发掘自我”那段坎坷生涯之后，她表示坚信“生命是不死的，民族是永存的”。她相信“如果能以自己的笔再现出一代人的失落，以丰盈充实未来更广大的人生，那么生命的极乐意义也会迂回到她身上的”。

正像六十年前巴金劝告我的一样，在结束此序文时，我也希望作者早日给过去那些不愉快的遭际画个句号，冲破那间“工房”的小天地，勇敢地迈向更广阔的人生。

1994年6月3日

目 录

一、等 待 / 15

二、雨 中 / 27

三、旋 转 / 37

四、命 运 / 48

五、泥 泞 / 59

六、温 馨 / 68

七、失 落 / 81

八、夜 路 / 90

九、彼 岸 / 102

十、晶 莹 / 117

十一、迷 雾 / 125

十二、春 风 / 136

十三、挚 爱 / 145

十四、梦 幻 / 157

十五、永 诀 / 167

一、等待

林男来到虹桥机场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五点半。

离爸搭乘的国泰航班到达时间尚有半个小时。她轻轻嘘了口气,走向一辆深蓝色的计程车。

她自己是乘民航班车来的,从市区到机场,只花了不到两元的车费,可是来自台湾的爸,决不肯坐这种大巴士的。既然是诚心诚意来接爸爸,她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

司机听说要他等待,便有些迟疑:“你最好先交二十元押金,要不,我等半天你不用车了怎么办。”

她承认这话有道理,却不愿当司机的面取钱。她随身背的牛津包里装着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五千元——这是她的全部财产。机场上这么乱,把钱露出来让小偷偷上怎么办。她想了想,脱下外面穿的风衣:“喏,把这个放在车上,行了吧?”司机点点头,轿车像一团凝固的暮云,悄然滑向道边。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已经十一月了,夜色中刮来的风很有些寒意,不想让爸看到这副缩头缩脑的样子,她在原地跳了几

跳,然后,挺直了腰,朝出口处走去,但却被粗暴地拉住:“去去,这里不能进!”

懊丧地退下,她才发现,门口已挤满了接客的人。问题是,出口处有两个,八号与九号,爸会从哪个门出来呢?

闹哄哄的人群传来你呼我应的喊叫:“姆妈呀,你守在这里,我到那边!”

“好的呀,你在那边不要走开!”

盛装的男男女女,怀抱幼儿的妇人和摩登的姑娘们在她身边来来去去,那种殷殷的切望,那种骚动不安的热情,汇成巨大的漩涡,几乎要把形只影单的林男淹没了。“爸会从哪个门出来呢?”再次这样想的时候,一种凄凉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她总是独来独往,无论干什么都这样,已经四十岁了,还是孤身一人。爸这次回大陆,只给她一个人写了信,只把确切的行期告诉了她,而对别的亲戚,他的哥哥和弟妹们,一概都没有说。也许,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体贴吧!

想到即将来临的欢聚,她的心境明朗起来。爸把这一份欢乐独留给了她,说明爸对她的珍爱,说明她在爸心中的位置。不过,她还是拿不准该守在哪个门口好。

自从接到爸的信,她就琐碎得像个老太婆。爸在信中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六时抵沪,她一连看了三遍月历,并在上面做了记号。隔了几天再去看月历,竟发现她做记号的那一日是十一月十七号,星期五,而十一月十六号则是星期四,她糊里糊涂地把日子推迟了一天。为这个发现,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神经兮兮简直不能相信自己。

既然哪个门都不保险,那么,还是站在中间吧。隔着玻璃墙壁朝里望去,可看见每一个出来的旅客,看他们分别走向哪一扇出口的门。已经有不少人捷足先登了。她勉强挤进去,占据了一块小小